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作志以文

行知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

始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

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

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為兩浙轉運使

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有

曰此吾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

為公罷庠死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

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一有問公公具言其

不可事一本下有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

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

商姓一作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

豪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強吏之所難也一使故公

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遞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

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

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第繼遷

亡入積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一作招之至則誘其兄

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皆兵矣真宗初

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一作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

大者竊各弭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

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關於江淮與中國隔不

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

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惟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

不堪恩誦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

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

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

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

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棗州居歲餘以淮陽近

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鉅君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

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閣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

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

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

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

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

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

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 真宗問鄆去青遠
近守臣對若干 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
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粥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一作趨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革以其
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
于鉅野大 家宣蘇有闕字 徐村公諱家字某曾祖諱
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
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
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務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
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多難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

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吉集治諸本依津今依鄉之源
一原頤慶曆六年夏其孫登備其父命以一有公來請
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郕郕為奴姓之
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郕而子孫散亡其在
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郕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
常微不顯及為曾氏而祇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
後又吉集本悔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係千有餘
公夫物顯常相反覆一作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
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
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當 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
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作
作然其在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無本至其難言則

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
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有一本特詳焉
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有若蒼龜告
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議一作
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
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
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題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仕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
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

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二年公與其
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余年
王氏更四世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
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
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有仁者之
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
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
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
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
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
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進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

素所賢者問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

一本有語于人

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

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

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

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

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

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蘇家本脫即字公曰受

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

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

蘇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字有陰

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

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

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縱諸

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

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孝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

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

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

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

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

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

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

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

一本公行為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

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

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灵仙

官其後議言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

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議作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

殿李士鄭戩翰林李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州

秦州迂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治一作兵四方急於財用

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

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

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資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

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迫於

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

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

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

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

責范公等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

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

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

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

人君子亨不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

有以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

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一作用其必一作有所為本

作大有為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者哉嗚呼公

享年一作公一作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

上護軍爵平一作子誤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

諱某祖諱某一作太師尚書中書人考諱某官至兵部

郎中有賢行 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

某年其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 憂豐自薄而清 厥身其仁誰思不
在吏民其清孰似 嗣一作以遺子孫 一有生雖有止歿也

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

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蘇本无表至今及與國公三字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 濠 濠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參
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
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
大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大師中書令其

為宣徽比有一作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

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

鎮鎮安一作徙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作公諱某

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

出而相國太師實為之一作初以文舉進士高第歷門

閣掌制命雋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

正京邑有聲蜀都及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

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一作中書尚書令位階

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時

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

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

惟程氏之志自車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

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守興一本有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父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使其自擇去就公固

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曰由我困困窮本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某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甲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琮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又諸孫九人

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
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十二祖安鄉廣平
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是裔孫任于陳
季陳滅散蘇本詆作敗亡蘇本无此亡字播而北遷公
世中山為博野蘇本誤作傳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
不耀自躬以昭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
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字程出其隆公多孫子有畜
其源發而軌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蘇本作贈中書令程文
簡公神道碑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蘇作朝曰

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一請得
立碑如今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
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
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為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
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
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
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
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表
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
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
校書郎奉軍軍節度使推判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
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夫權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

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關命公詔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
書成遂修起居注遷戶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
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
公迎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
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
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
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
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
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家本無丞相以至
吾輩矣一節却接在守御史中丞之下丞相張文節公

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
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
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
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
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
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
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
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
永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
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使公
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
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守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

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
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二部侍郎龍圖閣有
直學士守御史中丞家本以丞相張文節公孫至不辱
吾筆矣二十字在此守御史中丞下父之天子思其治
召為翰林蘇本有侍講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
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日吏得為
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
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
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
雖有所一作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
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
政事蘇本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

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
事件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澠州
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
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
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
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一侍郎尚書左丞資政
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
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
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
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

依蘇宣家增入此而字種復見用遂與繼明爭由直由
得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教有所
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
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
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
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
略使馬部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一方威惠信
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
夏人數百驅畜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
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
容有來降者一作吾字誤今依開夏人方捕叛族此其

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
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為有倚引
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
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
鎮四年猶上書言一本無言字今依蘇本增入鎮安一
部尔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此一本無至
和三年一作嘉閏三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本
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
張刘呈明年裕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大師尚書令公累
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合依諸本添國字開國廣
平郡蘇本無即字爵公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

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陟
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
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
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
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
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猶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
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
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
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
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此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
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之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

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一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一作報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
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碑銘一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併序

蘇本太尉上有字字而無併序字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
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待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
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慕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惟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最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
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
素拜稽首家前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

日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
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王清昭應宮使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
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戶食實封
陸旰伍伯戶贈太師尚書令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
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
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
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
遼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
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

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
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
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陽作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
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
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
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
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
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
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
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
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

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
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
若水言公可蘇家本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
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
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
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
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
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
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
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父而益信之所言

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
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
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
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
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
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公
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
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
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
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平家真宗召見
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
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
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
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
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
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
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種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
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
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
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
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
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

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一作
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
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
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
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父人有謗於上者公輒引
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
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
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
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
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
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一作占書
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

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蘇作欲付獄三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占問蘇作召問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蘇本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

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

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蘇本無其字第賜

以白金五千兩辨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

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

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蘇本無其字葬公

于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壘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

後公五年薨家蘇本無其字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

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五人長適太子太蘇本無其字傅韓

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著次適右正言范令

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蘇本無其字孫

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無字友弟尤薦任以

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愈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

為驕後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

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

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

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享其榮蘇本脫其榮二字歿而長配於朝可謂有始有

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必

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

而錄其可紀者輒聲聲無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

後世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

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

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有

相位終日如默問其或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

職問其庶民耕織之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罪明相所

能一作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宗天子

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

隆春利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諡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

侍中晏公神道碑銘蘇本無行至中十五字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邈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數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命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
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五君即馳奏曰臣
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
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
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
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
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
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
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李文章雋
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
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

與夫宮臣衛官離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
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
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
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
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蘇作
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
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
上臨濫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出次晦顯徙
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
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
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
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

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孝問一作始為

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南一作

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

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

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

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

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

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

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京師從

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

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

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

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

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

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

細書問之由是參機密見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

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

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

決其議者公建白奉詔太后首垂廉聽之皆毋得

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中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

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銜以勅持講崇政殿遷

禮部侍郎知書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前

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皆太后旨坐以劾擊其借
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
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
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
尚書左丞太后謂大廟有請服衣冕者太后以問公公
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
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
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二年三月遂以刑部尚
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
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敵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

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無
錫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
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德約束
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屬富貴如寒
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言由知各之
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為進賢材
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
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
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
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
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說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死一路

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
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
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
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塚蘇誤作
訓及真宗實錄文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依
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
事寡妙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
曰晏其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
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
加等以其子承下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
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季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
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州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

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曰君厚大
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官拜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後進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
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
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
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吳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
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
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以以德

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季凡
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一矣孰為
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慕其
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

神道碑銘并序 蘇本作贈太尉中書令武恭

王魯公神道碑重出此篇篇題同此但少武恭
一一字為內亦多同刊本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蔥本有縣
字重出本則無之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
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蘇本誤作武魯康公事太宗
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
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蘇重出者無

下公字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蘇無李字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眾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遇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令吉臆此令字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旣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廣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捧日左班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柱石觀察使是時草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軍吏政也敢披切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上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蘇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蘇有兼字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者皆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蘇銜一使字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

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
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蘇州公曹州而
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
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
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
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
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
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
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
者諫聽是歲徙知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置徽南
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
軍無撓其私亦不負其過石頌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

吾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胡者
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柝
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
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
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
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
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
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
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上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

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言公弼無辜
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與樞密
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
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辨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
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
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
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
昊叛河西兵出蘇無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
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
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
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
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後

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
以為景靈宮使從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
使五日一朝給扶老以子玆孫一入是歲公年七十有
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
于蘇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
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
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家蘇誤作隍北通
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一
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
人名將雖未嘗羽戍五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無上卒

名聲已足動四方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任後起
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若其終
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網繆君臣之恩意
可以褒勤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蘇作紀謹
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齊國公祖
諱玄追封邢國蘇作邦公曾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
節度使贈尚書令蘇有中書令三字追封魯國公諱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
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
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
蘇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
康內殿承制銘曰

曾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栢栢武恭其
容甚飭蘇重本作飾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
實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
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蘇誤作一老矣乞臣之身帶曰休
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飾力也予敢侮
公來在庭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廢死百蘇誤作
伯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之傷富貴之隆亦有
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
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蘇無贈字

始與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
告曰余氏世為司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郟自曾尚人未

昭迹嘉進至千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諡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
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堦正秩三
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
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
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
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大常博士累贈太
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時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淳暑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
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
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
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
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
公以便親之知之州要大常博士丁母喪服除遂還為

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舊天下怠於父
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
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
更用二三大臣及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
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
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
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
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言所切請止冊與和朝廷
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
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
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
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

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
言蘇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歸朝廷遂
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兵而北邊亦無事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
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
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
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
者弟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
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
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查賊儂智高陷邕州
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
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

曰賊在東而徙臣臣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
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
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
且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
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
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摩以賊與之誓約使聽
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
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宜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
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
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
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
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

及第一人俸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李士父之徙知潭
州又徙知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
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
公也驛召以為廣西体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
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
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葬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城五人
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
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
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
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
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勇三人伯莊
殿中丞直學士仲荀一為北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

汝六人皆顯士族孫本有男四人孫六五人銘曰
余建江仍世不顯奮自裝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
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歎矣公惟邦之直始登
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
益隆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小人之說公一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或
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蹟工
中路返轡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碑立于墓門以貽來
世匪止韶人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臨江後李曾魯得之考異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
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
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
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
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
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一作酒然好劇飲大醉
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
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材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

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監在理卒于

卿少舉進士不中蘇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

奉職晏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

祿耶晏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父之改太常寺太祝知

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

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

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

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晏卿

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常言

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晏卿固止之乃已自契

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間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

然內外強武三十餘年晏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莫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二字

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晏卿奉使籍兵河東還

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

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

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

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

視世事賤者不足為又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

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家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

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

盡忻歡一作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

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

其喪官其一子使舉其家既卒之二日葬于清

之先墜其友歐陽州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以
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
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與共大
事立奇功非得無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
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
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
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
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
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山斷之材治室至聚居蓋數千
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

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
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嘆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幸進
士好李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
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強察自
喜惡君廉直不為丞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
辨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
一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吏
部考此一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
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
乘傳治一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
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
民且曰凶豐甚必貸使豐而歸者一是化吾朽債而為

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言元益貸其貝魏浚棣諸
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使無後者蓋賴而活者
數十萬家一有居三年二字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
留一歲就拜致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壘其
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字未行契丹
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二字
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
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
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
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
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

墓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家本作子孫因山家
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田
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
既其能十字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
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旁而其墓幸在
其縣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彰乃德家大
無德之俾其孫宣吉本作縣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蘇州本無此篇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
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
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冲孺以其喪
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元葬而來一名以誌于幸嘗紀次

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
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
者一作以永吾先君子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
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
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
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
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
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慮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
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
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
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是矣今之碣者無以
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

信于終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
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
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
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
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以威以說其人而能使人如
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教處士諱雍賓字輔
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
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奉先詩一不中而
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
進父卒家故多貲處士夜以明鄉里而夜其二子以孝曰

此吾貴也歲饑出穀薄角以糶而市穀之潰卒不能增
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其意
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
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
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
疾而卒以蘇脫以字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
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
日曰蘇脫曰字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
四子曰庶庸膺其二子教以孝者後皆卒進士及第
今庶為壽去今庶為宜蘇本一作宣城令處士以天聖八
年十一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
陽自蘇脫慶至自十六字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者

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
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子孫曾
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與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
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
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蘇本作張屯田墓

君諱公弼子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
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
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
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
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
君為人剛介蘇作教子不問事父母孝與朋友言其為

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三京留守推官
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
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
病脚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
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父生者邪雖他人視
君亦若不能勝朝之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
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
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
為吏未嘗廢事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
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
去幾何而強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
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余曰吾自暮人

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哀祿之
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之
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
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永安
一作司氏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
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文
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
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
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
月七日翰林李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 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
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正
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
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
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
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孝為鄉善人君少好
孝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孝也哉乃棄而
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
其弟不得已而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

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
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
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
溫瑜贈太傅父光化三代諱家蘇作某因贈太師母曰
鄭國夫人賈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
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
恩累贈右龍正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大君君卒之
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頌也且嘉
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于其墓既而作詩以遺
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石雲往于周原從我邦若周原首墓齊

爵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敬忘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問里之祭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蘇本無永春縣令四字止

作歐陽君墓表疑衍陽字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土世為韶州曲江人諱育也字後徙均州之鄭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登文懿公其一曰尚書毛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孝問出處未

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焉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孝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受親之既而皆以進士率于鄉里里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以州相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吉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廉直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為異則其卒不幸亦豈足為三人者

道哉然而達者豈顯于一時而窮若泯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于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作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碑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於墳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子伊

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蘇訛作具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孝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史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葱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公初以辟為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

又碑司每河南人多知之而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
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
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
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
其地不善又速葬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
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
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
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
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
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
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
而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

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
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李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皆柔兆攝提格中秋前縣人陳斐允章校勘刊謬

四

Blank lined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